

骗中局

李强 著



2452A83054004720
7F0A7B5DAC44A46649027A4
15F792B5095BFBC56059D764B
1170CE73532277B1347C0F468
12B0AAA7F8F089193
2A0E3C2E6C4E9045204A1B46F2E4CD41
IC16A74
DFEA53
949B41
4B64235012
作家出版社

骗局

李强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骗中局 / 李强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7
ISBN 978-7-5063-9574-8

I. ①骗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4507号

骗中局

作者: 李强

责任编辑: 雷容

装帧设计: 焚香图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数: 305千

印张: 23

版次: 2017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74-8

定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真是眼大肚子小，米饭显然是蒸多了。

虽然没有什么菜，可这是东北五常的大米，颗颗粒粒都饱胀得跟马上要撑破了似的，细细嚼开来，满嘴便洋溢了香甜的味道，这味道渐渐地弥漫进食道和胃里，再顺着血液一点点地输送给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

这个清瘦少年的细胞本是有些干瘪的，此时得到了食物的滋润，便迅速地饱满起来，这从他的肌肤就可以看得出来，那饥黄的毫无生机的颜色，正在一寸寸地消退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泛着的油光光的亮。

尽管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进食的速度，可要是在旁人看来，这无异于狼吞虎咽。结果，半锅米饭，他只吃掉了一小半，就已经塞了个肚圆。

他从座位上跳起来，把那只碗和那双筷子洗净收好，又看了看锅里，心满意足地想：明天，把这些米饭炒一炒，一定会更香。要是有个鸡蛋就更好了。

现在该干些什么呢？

偌大一幢别墅，一个人也没有，真有些无聊。

对于这里的一切，他再熟悉不过了。他无师自通地摆了个最舒服的姿势，侧歪在沙发上，摸到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胡乱地上下翻了一会儿台，实在没什么好看，又把遥控器扔回到沙发角落里。他打开电

脑，想玩一会儿游戏，可是电脑却停在了登录界面，他不知道密码，便又把电脑关掉了。

这回，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点开微信，在朋友圈里发起了照片。他楼上楼下地走着，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。

很快，就有人开始点赞，一个赞接着一个赞。也有评论和提问的，评论的无非羡慕口气，夹杂着几句愤愤不平，提问的则大多是：“这是你家吗？”字虽一个不差，可他能够感觉到，有的只是简单地问一问，有的却满含了讥讽。他干脆统一回复：这是我的新家！这马上又招来了新的点赞和新的提问。提问中包括了：“那怎么没有你？”“发张你本人的照片来看看！”

发就发！他立刻就把手机镜头反转过来，屏幕上那个熟悉的人却把他吓了一跳，无论如何，眼前这个人 and 这样一个家是无法匹配的。

二

飞机飞上了三万英尺，进入自动巡航，只在偶尔遇到不稳定气流时有阵颠簸，趁着这样的颠簸，陈宗调整好姿势，打算眯上一小觉。虽说年纪轻轻，可他的睡眠总是不好，而越是在舒坦的地方，就越是睡不安稳，就算是睡着了，也总是被稀奇古怪的梦缠着，睡来睡去，却越睡越累，每次睡觉就成为一次和自己的战斗。反倒是在颠簸的舟车之上，他还能小睡一会儿。难怪他总喜欢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在夜里。

就在他迷迷糊糊，脑子行将断片儿的一刹那，猛地又清醒了，他知道，这样的清醒来了就去不了。他明明什么都没想啊！可是他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自己。他有些口渴，便按亮了头顶的小灯，很快，一个空少就走过来，彬彬有礼地问他有什么需要，他不加思忖地点了一杯矿泉水。人就是这样，你总在追寻着更高的生活品质——这话说得太雅，其实就是想着法子地挣钱，挣钱，挣更多的钱——可是你需要的是什么呢？不过就是一杯白开水，不过就是一阵不稳定气流带来

的颠簸。陈宗悟到了这点，却偷偷地嘲笑自己。不挣钱还能干什么？不挣钱，别说开豪车住洋房荣归故里了，就是给父亲找个保姆，恐怕也要难于上青天了。没钱，你他妈就是孙子，有了钱才是大爷。这次回来，不就是为了当这个大爷的吗？

已经当了几年空中飞人了，也许只有这次，才算得上是肩负着沉重的使命。

为了这一天，他已经奋斗八九年了。当然，再早个一两年，他的钱也足以让自己光宗耀祖啦。可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自信，隐隐约约的，他还是觉得，很多事情不是光有钱就能左右的。所以，他以往的每次回家，都是蔫不悄的，除了回家看望父亲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一直拖到今天，拖到江浩哲大喜的日子，他才决定会一会大学同学。

陈宗的微信里只有一个群，那是大学同学群，那是两三年前，靳茹芸把他拉进群里的。打那以后，就算再忙，他也会时刻留意着这个群的一举一动，但是他却从来都是一言不发。起初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@他，后来，也就只剩了靳茹芸、江浩哲几个铁瓷的好友@他，特别是江浩哲，还一遍遍地加他为好友，可都被他忽略了。其实有几次，他都差一点通过江浩哲的验证了，可最终，他还是选择了放弃。沉默，也是一种定力，但沉默，绝不会是永久的沉默——鲁迅先生说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陈宗希望今天就是一次爆发，他相信同学们的眼前会是一亮。

他多么希望能在飞机上好好睡上一觉，攒足精神，好实施这次回来的计划。

他的计划就从接机开始。坐了这么多次飞机，到过那么多陌生的城市，他这还是第一次要人郑重其事地来接他，何况这还是自己的城市——无数次从这里出发的城市——也许，他只是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起点，今天，才算是一次完整的回家。

凭着记忆，也凭着微信里的照片，他想象着靳茹芸现在的样子。奇怪，自己为什么会钟情于她呢？说实话，她并没有沉鱼落雁之容闭

月羞花之貌，这些年，在外面闯荡，风情万种的女子他见识得多了去了，为什么都没有搂住他的心呢？

陈宗从来不敢设想，假如，明天和江浩哲结婚的不是别人，而恰恰就是靳茹芸，他打算要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？他还会不会专程飞回来，去“恭喜”这对新人？可这个念头又总是折磨着他，现在他的出现，也许最终还是逃不过一个失败者的角色，当靳茹芸断了对江浩哲的念想之后，他才屁颠屁颠地跑来“接管”靳茹芸了。

不过，他又安慰自己，江浩哲绝不会娶靳茹芸。他不但知道这个底儿，他还知道，江浩哲不娶媳妇，靳茹芸也绝不会嫁人。所以，他才始终稳坐钓鱼台，静静地等待着这个最佳时机。江浩哲结婚，等于靳茹芸失恋，尽管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。

大学时代，陈宗是江浩哲的铁哥们儿，他对江了如指掌，江对他无话不谈。

其实，江浩哲和靳茹芸也并非绝对走不到一起，俗话说：男追女，隔座山；女追男，隔层绢。可事情坏就坏在靳茹芸自己身上。

大一上了半年，全班同学都看出来了，靳茹芸倒追江浩哲，可独独江浩哲浑然不觉。每每靳茹芸请江浩哲到校园外吃饭，江浩哲也从不拒绝，只是拉上陈宗等三五好友，把爱情饭吃成了友谊饭。靳茹芸她爸是个不大不小的处级干部，家庭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靳茹芸周末回来，总是大包小包地带一堆好吃好喝的，自然也少不了硬塞给江浩哲，江浩哲从来也只是半推半就，就这样，那些大包小包的就有大半落入了江浩哲嘴里，当然，陈宗也吃过江浩哲转赠过来的牛肉干之类。

陈宗曾试探着问江浩哲：你难道看不出来，靳茹芸对你有意思？江浩哲说：别瞎猜，咱们都是哥们儿，你看她那做派，比咱俩还 man。

可也奇怪，陈宗偏偏还就越来越喜欢她的这个 man。于是陈宗开始有意靠近靳茹芸，很快，他们俩就成了好朋友，可这个好朋友比友谊还单纯，靳茹芸完全把陈宗当成了解江浩哲的绿色通道。虽然憋屈，

可也好过不理不睬啊！于是他也倒心甘情愿起来。

更何况，他还掌握着江浩哲一个天大的秘密：江浩哲已经有女朋友了！可当他把这个消息有意无意地透露给靳茹芸的时候，本想着靳茹芸可以一下扎进自己怀里大哭一场，没承想，靳茹芸却不屑一顾，哼了一声，说：高中的那些个初恋都是不作数的！

看来得动点儿真格的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，凭着和江浩哲的关系，他借用了江浩哲的笔记本电脑，轻而易举地盗取了他的邮箱密码。

靳茹芸蹙着眉，仔细地翻看着一封封 Email。陈宗以为，这回她该死心吧。可没想到，看到最后，她却淡定地一笑，拍了拍陈宗的肩膀，说：哥们儿，谢谢你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他们连手都没拉过，连嘴都没亲过，这算得上什么初恋呢？

陈宗的心拔凉拔凉的。

可没过几天，他又突然开心起来。

那是一节自习课。江浩哲，一个温温吞吞的人，突然在教室的黑板上公开了自己的邮箱密码，并且当众宣布：我是个透明的人，她靳茹芸可以私看我的邮箱，大家都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厚此薄彼，大家都可以看！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！

陈宗当时也狠狠地吃了一惊，这个靳茹芸，怎么能把邮件的事跟他说呢？

这之后，有好几天他都不敢抬眼看江浩哲，江浩哲不是个笨人，就算靳茹芸不说，他也不可能猜不出来是谁偷了他的密码。

可后来，江浩哲却真的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他，不但没怀疑，反倒一如既往地跟他无话不说。就在这些谈话里，陈宗知道了更多。靳茹芸错不该去跟江浩哲分析那段朦朦胧胧的初恋，她其实是迫不及待地告诉江浩哲一个真相，可真是火暴子脾气，为什么就不能等呢？等那段或许压根儿就不存在的感情无疾而终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豪爽泼辣的女孩子，她守住了另一条底线，她没

有说出来是陈宗主动告诉了她那个密码。

就为这，陈宗等这么多年等到这一天，也是值得的。

飞机已经开始下降，陈宗竟有些失望，航班不总是延误吗？今天怎么这么准点？

陈宗下了飞机，却没有走出机场，他坐的是红眼航班，他可不像江浩哲，他是怜香惜玉的，他可舍不得让靳茹芸起个大早来接他。

三

早上醒来，他竟然被埋在沙发里，真亏了这样的豪宅，昨晚的困意来得那样快，甚至都没来得及移到某一个卧室的席梦思上去。

他从地上捡过手机，微信朋友圈那些看热闹的人还在连绵不断地要求他发照片。

好吧，一会儿就让你们看看本尊。

他脱了个赤条条，进了浴室，本想只是冲个澡的，却把浴缸的水放满了，舒舒服服地躺到里面，又打起了盹儿，直到水有些凉了，他才一寸寸地洗过自己的肌肤，那些平整的、凸起的，还有那些褶皱，都仔仔细细地清洗了，他没有用那些只标记着英文的瓶瓶罐罐，对于他这样一个年轻的躯体来说，水已经足够洗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了。

他又回到客厅，把刚刚脱下来的衣服拿去洗净，晾到阳台上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大平台，整个小区在他眼里一览无余。他赤裸着身体，毫无羞涩，他甚至还在那里舒展了一下身体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花香的空气。

他本想这会儿就发微信，没衣服穿就不穿了，可他又有些饿了。他想起了那锅剩饭，也想到了没有鸡蛋，还想起了书房书橱第二层《史记》第二十三册和第二十四册之间夹着一个信封，那里面还有七百多块钱哩。今天，等衣服干了，可以拿上十几块钱去买几个鸡蛋，或者，就拿个整数，一百，顺便也买点儿肉，买点儿菜。早饭，就先简

单点儿吧。

四

陈宗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靳茹芸。她不像其他接机的人那样伸长了脖子朝里张望，只是例行公事地杵在那里，微低着头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不出所料，她心里现在正不知所措呢！

他挤到了她的身边，这才惊讶地发现，她的怀里还抱着个严严实实的襁褓。

“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？”

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

靳茹芸扭头朝外走去，陈宗只能紧走几步，可箱子又被别人的脚绊住了。他回过头来，忙不迭地朝人家说了声 Sorry。

他知道，靳茹芸是经常耍人的。不过，她过去好像专耍江浩哲。江浩哲是一丁点儿辣都吃不得的，可有一回，她却偏偏要去吃烤串，江浩哲说我要不辣的，可她那霸道劲一上来，却专门交代老板要多多放辣，然后一回头，问：你是不是男人啊？毛主席说，是男人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，连死都不能怕，你还怕辣？江浩哲说：现在社会多元化嘛，要允许有人不吃辣。谁知靳茹芸却说：今天是我请客，当然我说了算，改天你请客，你也可以说了算。江浩哲忙说：我来请客好了。靳茹芸还有话说：晚啦！

想到这里，陈宗笑了，记得那天，江浩哲无论怎样推辞，却还是被硬塞了三四个红红的串，搞到后来，江浩哲也不再顾什么干净不干净，一屁股坐到马路牙子上，鼻涕眼泪一把一把地往下流。再后来，他才知道，其实，靳茹芸也是怕辣的，那天她的嘴里也起了疱，生生脱了一层皮。

他追上靳茹芸。

“你隐藏得可真够深的，咋失联这么久？”

“忙啊！”

“我还不信了，能忙成啥样？难不成还不吃饭不睡觉啦？也不知你这生意是怎么做的，总不能不和客户联系吧？既然能和客户联系，就不能和老同学打声招呼啦？”

“哦，我只是不习惯使用网络。你这孩子朝谁借的？”陈宗这时已经看清了，靳茹芸怀里不是一个空襁褓。

“怎么可能？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我就不信离了网络你能活！”

靳茹芸这话一点儿没错，网络已经深入了我们的骨子里，网络在，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什么，可要真把网断了试试，说不定又是一场美加大停电那样的灾难。网络对陈宗就更重要了。不仅因为他的名片上印着的是一家网络公司的总裁——这只不过是幌子，现在遍地都是总裁，遍地都是网络公司，要是光凭着设计几个程序、设计几个网页，恐怕也就没有他的今天了。

他有他的生财之道。

最初出去闯荡，他想得更多的是创业，是超越，这些也可以美化成理想、抱负。可很快，他就感觉到了现实的无奈。他干网店，当网络刷手，做网络广告，组织网络水军，帮人提升在搜索引擎的排名赚取佣金……辛辛苦苦，虽能维生，却也艰难，好像都是些小打小闹。他在QQ上聊天消磨时光，编了一些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，对有的人他说自己是感情受到伤害需要人安慰的帅哥，对有的人他则说自己是事业成功但周转一时不灵的商业精英，对有的人他又说自己是被骗到传销团伙无法逃脱的乡下人……反正网络是虚拟的，要是你信了，只能说明你傻。可还真有人信，甚至还有人——无一例外的是女人——主动提出帮助他，给他安慰，给他鼓励，给他精神支持，更意外的是：她们还给他实打实的经济支持！

咱们看古人造字，“编”字和“骗”字只差一个偏旁部首，陈宗从随口编故事到有意识骗人钱财，也只差了一步之遥。他越编越离奇，

越骗越老到。可这在他看来，也还是小打小闹。他用这些傻女人的钱，注册了网络公司，延聘网络人才，招揽各种能赚钱的生意。他以为他不再编故事就不再是骗子了，可没想到，这些业务很多都是灰色的，而且越是接近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模糊界限，越是上不得台面见不得阳光，他就能收取更高的费用。他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了，只是轻轻一迈步，便从从容容地跨过了合法与非法之间那道鸿沟。

这次回来，他还想拉上江浩哲跟他一起干。得了江浩哲，就像刘邦得了张良、刘备得了孔明一样。

陈宗为自己这个不靠谱的谎言汗颜。

“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。”陈宗由衷地赞叹着。那孩子白白嫩嫩的，大眼睛陷在深深的眼窝里，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，头发稀疏地趴在宽宽的脑门上，软软的，浅棕色的。“真像一个洋娃娃。你跟哪儿借了这么个孩子？”

“借？谁肯把孩子借给别人？我的。”

陈宗差点儿笑喷，靳茹芸压根儿就没结婚，没结婚哪儿来的孩子？

“同学们过去可一直没跟你见外，可你呢？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外人。虽说咱们只同学两年，可这不是时间长短问题，有的人，你和他一辈子坐一间办公室里，结果呢？还是陌生人。好啦，不说这些，回来就好。你现在到底干哪行？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。”

陈宗可不想像那些暴发户似的自吹自擂，他要保持低调，让靳茹芸用自己的眼睛看。显然，尽管她对自己还一无所知，却已经感受到了他“成功人士”的样子。

走出机场，一辆白色的玛莎拉蒂停到了靳茹芸身边。司机走下车，是个西装革履的洋人，绕过来打开后车门，做了个请的动作，靳茹芸抱着孩子钻进了车，说：“别愣着啦，你坐前边吧，哦，忘了介绍了，这是孩子的Daddy，Williams。”

陈宗的手被 Williams 轻轻握了一下，他木然地钻进玛莎拉蒂的副驾驶，呆滞地系上安全带。难道？那个洋娃娃真是她和他的？

靳茹芸问：“你是先回趟家，还是直奔现场？”

现场？噢，陈宗突然明白了今天的靳茹芸，这个洋娃娃，这个洋司机，原来都是为他江浩哲准备的啊！好，那就出发吧！Let's go！

五

今天是江浩哲大喜的日子，奉子成婚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，美中不足的是，由于郑薇拉的怀孕来得太突然太意外，让这场婚礼的准备太过仓促。

仓促倒不是说在婚礼的仪式上，这些事交给婚庆公司，他们都会办得井井有条。这个仓促是心理上的，过来人都慨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江浩哲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那份恋爱的浪漫和温存，那种牵肠挂肚、若即若离、朦朦胧胧的美好，都还没来得及好好体验，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怀孕弄得丧失殆尽，变成了现在的锅碗瓢盆、鸡毛蒜皮。

在别人看来，江浩哲是一个成熟开化得比较晚的人，对于性的渴望，他还没有到那种迫不及待的程度。不过，别人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是一个慢热的人。也难怪，他对别人讲过很多自己的故事，那却是有选择的，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最痛彻的经历隐藏了起来，别人又怎么知道那些事情对他心理上的伤害呢？

可他毕竟是一个男人，他成熟得晚那也只是心理上的，而生理上的他也早就成熟了。一次聚会，不怎么能喝酒的他被灌醉了，醒来之后，他和郑薇拉睡在一起。他对第一次鱼水之欢的印象是模糊的，但他也因此避免了慌乱和尴尬。没想到，仅仅这一次，郑薇拉就中招了。当郑薇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，他没有一点讶异，他甚至很兴奋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箭中的的不多，他对自己的一切都很自信，现在又多了一样。他毫不犹豫地说：咱们结婚吧！

婚礼并不复杂，甚至有些简单和冷清，这倒不是因为仓促，而是因为新郎新娘的亲戚朋友都不多，人少了，就少了股热闹劲儿。江浩哲家里亲戚本来就不多，也因为路远都没来，其实也是他父母另有私心，想着回头能按村里的规矩再在家里办一次流水大席。郑薇拉这边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怜了，她的父母已经双双过世，家又不在此地，便显得孤零零的。

人少，档次却未必就低。江浩哲供职的亚美银行支行副行长凌冬军也来了，不过今天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娘家人，郑薇拉的舅舅，也是她在这里的唯一亲戚。其实，给他俩牵线的就是这个凌冬军了。

江浩哲金融专业研究生毕业，没费什么周折就进入了这家中美合资的亚美银行支行，这是让人眼气的事。可鞋合不合脚，只有脚知道，他压根儿不喜欢这份工作。他只是支行一家网点的小柜员，每天往那儿一坐就是一天，来的大多是些爷爷奶奶，他们不相信自助柜员机，宁肯排队也要面对面地存钱。本来，江浩哲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无比宽广的世界，可现在却被拘禁在了一块钢化玻璃之后，说话都要通过麦，那些爷爷奶奶就像是来这里探监的亲人，唠唠叨叨地叮咛嘱托着。如果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无论如何不会选择这么一个看上去很热门的专业。

初入职场，这些想法都是难免的，好在很快他的手艺就派上了一点儿用场。不光是网点的柜员，所有的职员天天都要跟电脑打交道，这些机器也会时不常地闹个头疼脑热，而网点是没有技术人员的，只能跟支行打电话派人过来维修，工作就只能停下来了。遇到这种事儿，江浩哲便主动过去搭把手，帮着看一看，其实都是些简单不过的小毛病，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事儿，三下五除二，手到病除。等支行的技术人员来了，装模作样鼓捣两下，发现问题早就解决了，就直接打道回府了。一来二去，大家都明白了小江就是行家里手，电脑一罢工，也就懒得跟支行打电话了，直接把小江叫来，还真没有他搞不定的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江浩哲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。他明白，其实兴趣

爱好当不了饭吃的，别的工作一定也是机械的单调的乏味的。

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人，他总是不急不躁的，也总是胸有成竹的。于是便小有了些名气，这名气还不胫而走，传到了支行。也难怪，技术人员再也接不到这个网点的报修电话了。

凌冬军就是这么听说了江浩哲的名字。过了几日，他叫助理打电话把江浩哲请到了支行他的办公室。

在江浩哲眼里，支行副行长这个官实在是太高不可攀了，可实实在在的，他就坐在自己对面。

交谈其实是问答，凌冬军有一搭无一搭地问这问那，江浩哲一一回答，他没有看出这些问题之间有什么主线，有什么目的，甚至毫无关联，可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新人竟然得到了支行高层的关注。江浩哲有些拘谨地坐在那张宽大肥厚的沙发里，沙发太软了，软到根本无力撑住江浩哲的身体，他不得不绷紧屁股上的肌肉，用力撑住自己，免得整个人陷进沙发里去，这样的姿势让他很吃力，屁股就有一丝丝的疼，串到了大腿小腿脚腕，他的整条腿简直要抽筋了，他甚至觉得，再这样坐下去，是要尿裤子的。

不知多少个问题之后，凌冬军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咱们市出去那个大牌明星你知道吧？”

江浩哲没想到凌总又突然把话转到了娱乐界，是实在无话可说了吗？这个女明星，他当然知道，最近网上正疯传她的艳照……哈哈，凌总啊凌总，你衣冠楚楚，却也是声色禽兽！

江浩哲的屁股就这么突然不疼了，腿也不要抽筋了，他把自己往沙发里深埋进去，沙发却并没有把他怎么样。

既然知道了对方的目的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，他无非就是想要几张高清的艳照罢了。那些艳照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，只是照片都做过了技术处理，除了私密部位打上了堪称“瓷砖”的马赛克，还有女星的眼睛和那个男人的整个脸部都被处理了。去除马赛克并不是不可能，但耗时耗力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这些网上的照片都经过了压

缩转换，品质本身已经很差了，就算能还原，可能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。而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找到源文件，也就是说，潜入女明星的电脑，找到这些图片。这就是黑客干的事了，也许这些照片，就是黑客搞到的，或者是狗仔联合了黑客。江浩哲不是职业黑客，但这件事对他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，他的技术可一点儿也不比职业黑客差。

要不要帮他这个忙呢？对于一个银行小柜员来说，眼前这个人简直就是自己的天了，如果能搭上这层关系，对自己的发展一定有利……可问题是，这样就无疑暴露了自己，虽说可以先把源文件搞到手，再经过一番压缩，骗他说是自己在网上找到的，可他能信吗？记住，对比自己年长的人，别耍小聪明，他们可都是过来人。

“凌总，我不大关心娱乐圈，你认识她吗？”江浩哲决定先装傻充愣。

“噢，想起来了，就随口问一句，没什么。小江啊，你好像在大学里……受过处分？”

六

大学同学紧紧凑凑地坐在了一桌。大家太久没有他的消息，七嘴八舌地打听他的近况。陈宗只是每人上了一张名片，再多的就不肯说了。他知道，他不仅要保持低调，还要保持神秘，如果把什么都说透了，别管是真是假，是实事求是还是吹牛不上税，这些学金融的同学都立马会算出一笔账，你再如何成功，在他们眼里，还是一个没有身份上不得台面的人，谁叫自己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了呢？可谁瞧不起谁呢？唉，别看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，现在穿西装打领带的都是打工仔。

见陈宗少言寡语，大家便又七嘴八舌地把话题集中在了抱着洋娃娃的靳茹芸和 Williams 身上。靳茹芸郑重其事地向大家介绍，Williams 是她男朋友，怀里的婴儿是她和他的儿子 Peter。没人在意他们结没结

婚，他们只对这个乖乖的混血儿感兴趣。

陈宗心想：你就装吧，咱的这些同学我还不知道，恐怕他们个个心里头都明镜儿似的，你只不过是租了个男朋友，又找来个洋娃娃，加上你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做派，还不知今天会闹出什么乱子。不信，那就静观其变。

很快，大家的注意力又都转移到了 Williams 身上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 Williams 是中美合资亚美银行支行行长，美方代表。

陈宗满心都是嘲笑，看看这些小职员의 丑恶嘴脸吧，人家就是美国总统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一副卖国求荣的样子，怪不得中国出汉奸呢！更何况，现在这天底下打着各种旗号招摇撞骗的多了去了，她说他是支行行长，你们就信啊！要不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单纯哩！就知道死读书读死书，社会是本大书，你们读过吗？靳茹芸租个男友自然不能说他只是个外教，没准儿还是教轮滑的！

陈宗正这么想着，突然见一个倍儿精神的中年男人趋步朝这桌走来，Williams 起身相迎，两人紧紧地握住了手，亲密无间的样子，可陈宗还是看出，他俩都很惊讶在这里能遇到彼此。嗯，也许这这也是一个英语老师？这没什么奇怪的。

陈宗过一会儿就知道，这个中年男人正是凌冬军，亚美银行支行副行长，江浩哲新娘的舅舅。世界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！就算这个威廉什么的真是什么行长，那也并不能证明他就是靳茹芸的男朋友。

凌冬军非要请 Williams 到主桌就座，Williams 正推辞着，音乐响起，新郎新娘走进了婚宴现场。

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郎才女貌，而且男的不光有才，还有身材，有颜值。这让陈宗有些醋意，他想起一句流行语：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却偏偏要靠才华。他偷眼看了看靳茹芸，这个女人还真淡定，不知道她盯着那个比她漂亮的郑薇拉，会想些什么？哼哼，看出来了吗？郑薇拉可是个准妈妈。你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江浩哲拉下水，也来个霸王硬上弓，把生米煮成熟饭呢？